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上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

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没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五年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

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

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

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

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

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

名流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

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

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髪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泄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

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

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
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
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
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毁昔微子去而殷
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
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
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

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

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

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
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
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
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
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
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
使朕慙見天下之人玆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
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
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
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

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
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
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
不附已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
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
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
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
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
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上

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

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荆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

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

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柳鏁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於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

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

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

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

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鄅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旣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

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衞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

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

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
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
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
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
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
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
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
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
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
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

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已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

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

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温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温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

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

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卻之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

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辥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

仝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幷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

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
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
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
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
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
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
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
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
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
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請

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於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對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

訴冤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

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

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
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
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
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
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
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
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
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
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
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

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

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犇潤州將入海犇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

三州平

陳嶽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爲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

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令不復奪也　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髠其髮

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勖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勖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

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

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

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

意相讐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愼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

使太子犇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

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幷人氣不和而疵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

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

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兎兎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

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

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塡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

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

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瑯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

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鏁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

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簒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

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

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

蔑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劒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

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檲藉以爲本下

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

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嶲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爲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

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

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旣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九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

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

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

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卽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

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

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

四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曰知果直　東魏國寺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
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
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
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
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
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
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
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
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

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

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衞大將軍張虔勖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巡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

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

幟尙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
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
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
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
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
大夫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
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
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
推鞫旣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
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寃濫何由可

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
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
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
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
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
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　左金
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
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
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
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徙左衞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

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來俊臣鞫虔勖獄虔勖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

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

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
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
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
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
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
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
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
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
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
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

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

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𧁰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太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

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

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俟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俟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

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

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眞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駮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衞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

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呑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明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旣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

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毁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必

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戸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

議今旣革命衆必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

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

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
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
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
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
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
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
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
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
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
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

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一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

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二月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

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

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踰漢朝之河上八月
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
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
姚璹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
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
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赦追還至漢北侍御史
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
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
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
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

利不預咨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駮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

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

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

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

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必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戻天人之心而興

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

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

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王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

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

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此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

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